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09

电影解读文学 文学诠释电影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迟桂花

郁达夫 / 著

电影
伴读

这儿到这时候还有桂花？
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陇里，
倒不曾看到，
反而在这一块冷僻的山里面来闻吸浓香，
这可真也是奇事了。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100-009

迟 桂 花

郁达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迟桂花/郁达夫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

ISBN 7 - 5006 - 5574 - 6

I . 迟 ... II . 郁 ...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823 号

迟 桂 花

郁达夫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 cyp. com. 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40 邮购部电话：(010) 64049424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18.25 印张 441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 000 册 定价：25.5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010) 84039659

写在前面

胡学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一套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首批二十种，从古至今，既有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又有耳熟能详的《城南旧事》、《红岩》、《红旗谱》、《李自成》等，随书附赠该二十部名著的影视光盘作为伴读用。这种“肉夹馍”的出版方式和阅读导引，虽已不甚新鲜，但文库策划者和出版者的良苦用心，殷殷可鉴。

读书人，自是“抛书便觉心无着”。但世上书籍之多，汗牛充栋，因此，选择是必要的。在选书上，近现代多有大家为之，如胡适之的《中学国故丛书》三十种；鲁迅先生开列中国文学必读书十二种；郑振铎先生主持《世界文库》之近百种。选择的目的在于必读、精读，以此承传文脉，梳理文风，开启心智，提升魂灵。作为电影伴读的此一文学文库选目，由于受必须改编为电影这一因素的制约，当然就有了诸多缺憾而无法与此前的大家选目比肩，好

在这一文库没有标榜为“必读”，不会误导读者，读者尽可以在此一选目之外任意补充；好在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胡适之们，还是鲁迅们，都无法运用影视伴读的方式推销自己的主张，而我们则有了这种可能，时代真正是进步了。

虽说是时代进步了，但还不能说中国传统的阅读方式完全消弥了，起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留有蛛丝马迹。什么是传统的阅读方式？是“程门立雪”，是“头悬梁、锥刺股”，更诗意一点的则是“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后者营造和描摩的农耕社会吟读图，数千年未，不断被儒学名士们所津津乐道，“品书”的说辞由此而滋生，阅读的精神内涵，也多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着，从而使阅读成为心与文章样式和文字描述的交流，由此生出悲怜、情爱、热忱、关怀以至正义、勇武、献身欲望、报国情怀。在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我们不知阅读过多少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内的经典作品，对某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也不知不辞辛苦地阅读过多少遍。正是这一部部地阅读，一遍遍地阅读，成就和延续了文学的力量，也成就了一代一代有责任心的中国人。

时代真的进步了。农耕社会舒缓的生活节奏已被工业社会的喧闹所取代。“红袖添香，秉烛夜读”式的优雅和闲适已不复存在。在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期，正值我们的童年时代。这样一个过渡期，我们迅速找到了一种可供替代的便捷阅读方式——看小人儿书。这是作为抽象的、描摩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认真地向形象化文学表现的转换。虽然小人儿书的画面仍然是静止的、中景式的表达，不像今天的动漫那样生动、传神和具有连贯性，但毕竟使文字变成了有影儿的好看的玩艺儿。我相信我们同辈中的许多人，也许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水浒》等文学原著，但

没有看过这几本小人儿书的一定不多见。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在看小人儿书的同时，知道和了解了经典文学作品，并使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诸多正面人物变成了自己生活中刻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

经典文学作品经过影视改编，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改造过程，也是一个艺术再造过程。改造和再造的结果，使经典文学作品变成了可以观赏的故事。这种有形、有影、有音的艺术形式，是一个可以和阅读分离并相对独立的审美过程，是对阅读的一种凝炼和解放。这就无形中使诸多文学经典插上了翅膀，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但这种观赏和阅读的相对分离，总是给人留有一种遗憾——影视作品毕竟不是文学原著，不可能完全忠实地反映文学原作的全貌。

今天好了，高科技的发展，终于使我们可以运用光盘技术解决影视作品载体的精致化问题，使其随书附赠有了可能。影视伴读，顾名思义，原著和改编的影视作品。一是有个主次问题。我们提倡多读原著，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取代阅读原著的获益。随赠的影视光盘，只是一种伴读而已。二是伴读可能使阅读原著的过程变得更加饶有兴趣一些。改编和再造，总有概括和省略，这种概括和省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使该影视作品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超越原著，而这些超越的部分，有可能和原著相得益彰，使阅读者在理解原著上，更加多维和深刻；另一方面，这种改编和再造，也有可能造成对原著某些精髓的丢失，从而影响对原著的正确理解。但就这批影视作品的改编，应该说是得大于失的。这也是我们引进该批作品的版权、附赠给广大读者的信心所在。

写在前面

4

今天真好，毕竟今天的我们，阅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了！

2003年11月12日

于京华养拙斋

目 录

迟桂花	(1)
沉沦	(33)
胃病	(71)
采石矶	(87)
茑萝行	(109)
青烟	(127)
春风沉醉的晚上	(137)
还乡记	(153)
还乡后记	(177)
落日	(189)
薄奠	(201)
十一月初三	(215)
烟影	(233)
清冷的午后	(245)
微雪的早晨	(255)
迷羊	(273)
在寒风里	(363)
杨梅烧酒	(383)

目 录

十三夜	(393)
蜃楼	(409)
她是一个弱女子	(449)
马缨花开的时候	(537)
东梓关	(545)
迟暮	(557)
惟命论者	(567)

【迟 桂 花】

× × 兄：

突然间接着我这一封信，你或者会惊异起来，或者你简直会想不出这发信的翁某是什么人。但仔细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见得比我的好几多倍，所以将我忘了的这一回事，或者是还不至于的，因为这除非是要贵人或境遇很好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事情。前两礼拜为了采办结婚的衣服家具之类，才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里去了，偶尔去城里一看，真是像丁令威的化鹤归来，触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书铺门口走过，一抬头就看见了几册关于你的传记评论之类的书。再踏进去一问，才知道你的著作竟积成了八九册之多了。将所有的你的和关于你的书全买将回来一读，仿佛是又接见了十余年不见的你那副音容笑语的样子。我忍不住了，一遍两遍的尽在翻读，愈读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见一次面。但因这许多年数的不看报，不识世务，不亲笔砚的缘故，终于下了好几次决心，而仍不敢把这心愿来实现。现在好了，关于我的一切结婚的事情的准备，也已经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于明天一早早就进城去，早就上床去躺下了。我那可怜的寡妹，也因为白天操劳过了度，这时候似乎也已经坠入了梦乡，所以我可以静静儿的来练这久未写作的笔，实现我这已经怀念了有半个多月的心愿了。

提笔写将下来，到了这里，我真不知将如何的从头写

起。和你相别以后，不通闻问的年数，隔得这么的多，读了你的著作以后，心里头触起的感觉情绪，又这么的复杂，现在当这一刻的中间，汹涌盘旋在我脑里想和你谈谈的话，的确，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么的繁而且乱，简直是同将要爆发的火山内层那么的热而且烈，急遽寻不出一个头来。

我们自从房州海岸别来，到现在总也约莫有十多年光景了吧！我还记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个人立在寒风里送我上车回东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迁》的主人公，写的是不是我？我自从那一年后，竟为这胸腔的恶病所压倒，与你再见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机会也没有，就此回国了。学校当然是中途退了学，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了的时候，哪里还顾得到将来的立身处世？哪里还顾得到身外的学艺修能？到这时候为止的我的少年豪气，我的绝大雄心，是你所晓得的。同级同乡的同学，只有你和我往来得最亲密。在同一公寓里同住得最长久的，也只有你一个人。时常劝我少用些功，多保养身体，预备将来为国家为人类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于风和日朗的晴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头公园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闲游的，除你以外，更没有别的人了。那几年高等学校时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还历历透视得出来，看了你的许多初期的作品，这记忆更加新鲜了，我的所以愈读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于这些过去的往事的追怀。这些都是你和我两人所共有的过去，我写也没有写得你那么好，就是不写你总也还记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说。我打算详详细细向你来作一个报告的，就是从那年冬天回故乡以后的十几年光景的山居养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见了那个肺病少女——是真砂子吧？连她的名字我都忘了——无端惹起了那一场害人害己的恋爱事件，你送我回东京之后，住了一个多礼拜，我就回国来了。我们的老家在离城市有二十来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晓得的。回家住下，我自己对我的病，倒也没什么惊奇骇异的地方，可是我痰里的血丝，脸上的苍白，和身体的瘦削，却把我那已经守了好几年寡的老母急坏了，因为我那短命的父亲，也是患这同样的病而死去的。于是她就四处的去求神拜佛，采药求医，急得连粗茶淡饭都无心食用，头上的白发，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来了。我哩！恋爱已经失败了，学业也已中辍了，对于此生，原已没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摆布，积极地虽尽不得孝，便消极地尽了我的顺。初回家的一年中间，我简直门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样的奇形的草药，和各色各样的异味的单方，差不多都尝了一个遍。但是怪得很，连我自己都满以为没有希望的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国后所经过的第二个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减轻了，夜热也不再发，盗汗也居然止住，痰里的血丝早就没有了；我的娘的喜欢，当然是不必说，就是在家里替我煮药缝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天气一样，时时展开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真是讨人欢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药也已经不服，有兴致的时候，居然也能够和她们一道上山前山后去采采茶，摘摘菜，帮她们去服一点小小的劳役了。是在这一年的——回家后第三年的——秋天，在我们家里，同时候发生了两件似喜而又可悲，说悲却也可喜的悲喜剧。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

第二，就是我定在城里的那家婚约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岁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岭的一家乡下的富家。他们来说亲的时候，原是因为我们祖上是世代读书的，总算是来和诗礼人家攀婚的意思。定亲已经定过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却嫌妹妹年纪太小，不肯马上准他们来迎娶，后来就因为我的病，一搁就又搁起了两三年。到了这一回，我的病总算已经恢复，而妹妹却早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男家来一说，我娘也就应允了他们，也算完了她自己的一件心事。至于我的这家亲事呢，却是我父亲在死的前一年为我定下的，女家是城里的一家相当有名的旧家。那时候我的年纪虽还很小，而我们家里的不动产却着实还有一点可观。并且我又是一个长子，将来家里要培植我读书出世是无疑的，所以那一家旧家居然也应允了我的婚事。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门亲事，当然是我们去竭力高攀的，因为杭州人家的习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儿，非要去嫁吃饭的人家不可的。还有乡下姑娘，嫁往城里，倒是常事，城里的千金小姐，却不大会下嫁到乡下来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婚约，起初从根本上就有点儿不对。后来经我父亲的一死，我们家里，丧葬费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后年复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里的死饭。亲族戚属，少不得又要对我们孤儿寡妇，时时加以一点剥削。母亲又忠厚无用，在出卖田地山场的时候，也不晓得市价的高低，大抵是任凭族人在从中钩搭。就因这种种关系的结果，到我考取了官费，上日本去留学的那一年，我们这一家世代读书的翁家山上的旧家，已经只剩得一点仅能维持衣食的住屋山场和几块荒田了。当我初次出国的时候，承蒙他们不弃，我那未来的亲家，还送了我些赆仪路费。

后来于冬假暑假回国的期间，也曾央媒来催过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发生，与我的学校的中辍，于是两三年中，他们和我们的中间，便自然而然的断绝了交往。到了这一年的晚秋，当我那妹妹嫁后不久的时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媒来对母亲说：“你们的大少爷，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当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经下了绝大的决心，立志终身不嫁了，所以这一个婚约还是解除了的好。”说着就打开包裹，将我们传红时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红绿帖子等，拿了出来，退还了母亲。我那忠厚老实的娘，人虽则无用，但面子却是死要的，一听了媒人的这一番说话，目瞪口僵，立时就滚下了几颗眼泪来。幸亏我在旁边，做好做歹的对娘劝慰了好久，她才含着眼泪，将女家的回礼及八字全帖等检出，交还了媒。媒人去后，她又上山后我父亲的坟边去大哭了一场，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邻人等一道去拉她回来，她在路上，还流着满脸的眼泪鼻涕，在很伤心地呜咽。这一出赖婚的怪剧，在我只有高兴，本来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由头脑很旧的她看来，却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颜面家声，都被他们剥尽了。自此以后，一直下来，将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对茕茕，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来为止，两人所过的，都是些在炼狱里似的沉闷的日子。

说起我那寡妹，她真也是前世不修。人虽则很大，身体虽则很强壮，但她的天性，却永远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嫁过去那一年，来回郎的时候，她还是笑嘻嘻地如同上城里去了一趟回来了的样子，但双满月之后，到年下边回来的时候，从来不晓得悲泣的她，竟对我母亲掉起眼泪来了。

她们夫家的公公虽则还好，但婆婆的繁言吝啬，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荡凶暴，使她一天到晚过不到一刻安闲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劳本系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所惯习的，倒并不以为苦；所最难受的，却是多用一支火柴，也要受婆婆责备的那一种俭约到不可思议的生活状态。还有两位小姑，左一句尖话，右一句毒话，仿佛从前我娘的不准他们早来迎娶，致使他们的哥哥染上了放荡的恶习，在外面养起了女人，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恶。结婚之后，新郎的恶习，仍旧改不过来，反而是在城里他那旧情人家里过的日子多，在新房里过的日子少，这一笔账，当然又要写在我妹妹的身上。婆婆说她不会侍奉男人，小姑们说她不会劝不会骗。有时候公公看得难受，替她申辩一声，婆婆就尖着喉咙，要骂上公公的脸去：“你这老东西！脸要不要，脸要不要，你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过的是这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痧死掉了，于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个克夫的罪名。妹妹年轻守寡，公公少不得总要对她客气一点，婆婆在这里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证据，三日一场吵，五日一场闹，还是小事，有几次在半夜里，两老夫妇还会大哭大骂的喧闹起来。我妹妹于有一回被骂被逼得特别厉害的争吵之后，就很坚决地搬回到了家里来住了。自从她回来之后，我娘非但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帮手，就是我们家里的沉闷的空气，也缓和了许多。

这就是和你别后，十几年来，我在家里所过的生活的大概。平时非但不上城里去走走，当风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简直有好几个月不出门外的时候。我妹妹回来之后，生活又约略变过了。多年不做的焙茶事业，去年也竟出产了